

Honore' Babz

傅雷译文集

Romain Rollan

Honore' Babz

Romain Rollan

DE70/06 11/5

傅雷文集



第三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合肥

878033

责任编辑 江 奇 勇
装帧设计 蒋 万 景

傅 雷 译 文 集

第 三 卷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1.5 插页：2 字数：410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20,000(内精装3,000)

统一书号：10102·936

平装定价：2.60元
精装定价：3.80元

DI 1063

第三卷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《比哀兰德》和《搅水女人》等三篇作品，在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均属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归于《独身者》这一总标题之下。

傅雷先生曾把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与《比哀兰德》合为一册，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发行；《搅水女人》单独成册，前此一年出版。巴尔扎克全集本里，把这三篇作品合为一卷，排列依次为《比哀兰德》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和《搅水女人》，构成《独身者》之一，之二，之三。这是三篇各自独立、不相统属的作品，傅译本把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置于《比哀兰德》之前，译者序也按此次序先后论列；兹为保持傅译的本来面目，作品的前后悉照原书排列，未加更动。

目 次

都尔的本堂神甫	1
比哀兰德	97
搅水女人	289

巴 尔 扎 克

都 尔 的 本 堂 神 甫

Honoré de Balzac
LE CURÉ DE TOURS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 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 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译者序

一八三三年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初次出版，题目叫做《独身者》；独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数，因为书中几个主角都是单身人。作品未写成时，巴尔扎克曾想命名为《老姑娘》^①；用《独身者》为书题出版以后，一度又有意改为《脱罗倍神甫》；直到一八四三年以《人间喜剧》为全部小说总名的计划完全确定的时候，才改作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，而把《独身者》作为《比哀兰德》，《搅水女人》和这篇小说的总标题^②。作者身后，一切版本都合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与《比哀兰德》为一册，《搅水女人》单独一册；只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为一册。

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，一个是老姑娘，一个是脱罗倍神甫，一个原来为大堂的副堂长，后来降级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。作者一再更动题目，足见他对于小说的重心所在

① 一八三六年巴尔扎克另外写了一部题作《老姑娘》的小说，按性质也可归在《独身者》的总标题下，但作者列为《竞争》的第三部。

② 一八四五年作者编定的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共有一百四十三部小说，分作“风俗研究”，“哲学研究”，“分析研究”三编。“风俗研究”编又分为“私生活场面”，“内地生活场面”，“巴黎生活场面”，“政治生活场面”，“军事生活场面”，“乡下生活场面”六大项目。在“内地生活场面”中，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，《比哀兰德》和《搅水女人》三部小说另成一组（以几部小说合为一组的编制方式，在《人间喜剧》中是常用的），称为《独身者》之一，之二，之三。

有过长时期的犹豫，最后方始采用他对待《赛查·皮罗多》和《邦斯舅舅》（《邦斯》一书原来他想题作《两个朋友》）的办法，决定以不幸的牺牲者，无辜受辱的可怜虫作为故事的主体。

迦玛小姐是承包脱罗倍和皮罗多两个神甫膳宿的房东，她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又抱着虚荣的幻想。脱罗倍是工于心计的阴谋家，只想在教会中抓权势。皮罗多则是天真无知的享乐主义者，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。同居的摩擦使迦玛小姐和脱罗倍通同一气，花了很大的力量，使尽卑鄙恶毒的手段，迫害一个忠厚无用，不堪一击的弱者。琐碎无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酿成一幕悲惨的戏剧，还促发了内地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党争，甚至影响到远在巴黎的政客。不管内容多么单调平凡，巴尔扎克塑造的人物，安排的情节，用极朴素而极深刻的手法写出的人情世故和社会的真相，使这个中篇成为一个非常有力和悲怆动人的故事，在《人间喜剧》中占着重要地位。

正如作者用过几个不同的书名，我们研究的时候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线索：老处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，脱罗倍的阴狠残忍，皮罗多的懦弱与愚蠢，都可作为探讨各种典型面貌的中心。象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，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几个人物刻画得同样深刻，性格发展得同样充分，每个角色都能单独成为一个主体的。但我们现在看来，最有意义的或许并不在于分析单身人的心理，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会的内幕。出家人而如此热中于名位，对起居饮食

的舒适如此恋恋不舍，脱罗倍为此而不择手段（他除了在教会中希图高位以外，还觊觎皮罗多的住屋），皮罗多为此而身败名裂；岂不写尽了教士的可笑可怜，可鄙可憎！开口慈悲，闭口仁爱，永远以地狱吓唬人的道学家，原来干得出杀人不见血的勾当！自命为挽救世道，超渡众生的教会，不仅允许宣教师与政府相互勾结利用，为了满足私欲而颠倒是非，陷害无辜，教会本身还做脱罗倍的帮凶，降了皮罗多的级位，还要宣布他为骗子。虽然巴尔扎克又是保王党，又是热心的旧教徒，事实所在，他也不能不揭发君主政体的腐败与教会的黑暗。即使他不愿，也不敢明白指出教会的伪善便是宗教的伪善，作品留给读者的印象终究逃不过这样一个结论。

《比哀兰德》是另一情调的凄凉的诗篇，象田间可爱的野花遭到风雨摧残一样令人扼腕，叹息，同时也是牛鬼蛇神争权夺利的写照。主要事实很简单，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却是光怪陆离；因为人的外部表现可能很单纯，行事可能很无聊，不值一谈，他的精神与情绪的波动永远是复杂的。以比哀兰德来说，周围大大小小的事故从头至尾造成她的悲剧，她遭遇不幸好象是不可解释的；以别的人物来说，一切演变都合乎斗争的逻辑，不但在意料之中，而且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，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和有意的推动；比哀兰德不过是他们在向上爬的阶梯上踩死的一个虫蚁而已。在并无感伤气质的读者眼中，与比哀兰德的悲剧平行的原是一场由大

小布尔乔亚扮演的丑恶的活剧。

巴尔扎克写《人间喜剧》的目标之一，原要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一部完整的风俗史，同时记录各个城市的外貌，挖掘各种人物的内心；所以便是情节最简单的故事，在他笔下也要牵涉到几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特殊背景。在这部书里，作者分析了小商人，也分析了各个不同等级的布尔乔亚；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的纯洁的爱，也写了老处女和老单身汉的鄙俗的情欲，——他并不一味谴责他们的褊狭，自私，鄙陋，庸俗，也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社会原因，家庭教育的不足和学徒生活的艰苦，流露出同情的口吻；他既描绘了某个内地城市的风土人情，又考证历史，作了一番今昔的对比。贯串全篇的大波澜仍然是私生活的纠纷所引起的党派斗争，只是规模比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更大，作配角的人物更多罢了。置比哀兰德于死命的还是那些复杂而猥琐的情欲和求名求利的野心。农民出身的小商人有了钱，得不到地位名誉而嫉妒同是小商人出身，但早已升格为上层布尔乔亚的前辈；穷途潦倒的律师痛恨当权的帮口；所谓的进步党千方百计反对政府，拿破仑的旧部表示与王政复辟势不两立，骨子里无非都想取而代之，或至少分到一官半职。一朝金钱，权势，名位的欲望满足了，昔日的政敌马上可以握手言欢，变为朋友。拥护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官僚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继续升官发财，迫不及待的向七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卖身投靠。反之，利害关系一有冲突，同一阵营的狐群狗党就拔刀相向，或者暗箭伤人，排挤同伴；古罗上校与维

奈律师的明争暗斗便是一例。至于蒂番纳派和维奈派的倾轧,其实只是布尔乔亚内部分赃不均的斗争;因为当时贵族阶级已败落到只有甘心情愿向布尔乔亚投降的份儿,——世家旧族的特·夏日伯甫小姐还不是为了金钱嫁了一个脓包的针线商?

作者在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中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,在《比哀兰德》中又指出司法界的黑幕。法律既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,也是统治阶级内讧的武器。资产阶级动辄以司法独立为幌子,不知他们的法律即使不用纳贿或请托的卑鄙手段,仅仅凭那些繁复的“程序”已足以使穷而无告的人含冤莫诉。不幸巴尔扎克还死抱着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的信念,认为人间的不义,小人的得志,终究逃不过上帝的惩罚。这种永远不会兑现的正义只能使被压迫的弱者隐忍到底,使残酷的刽子手横行无忌到底。用麻醉来止痛,以忍耐代反抗而还自以为苦口婆心,救世救人,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。因为这缘故,他在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中只能暴露教会而不敢有一言半语批判宗教,在《比哀兰德》中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义来消弭人的罪恶;也因为这缘故,他所有的小说随时随地歌颂宗教,宣传宗教;不用说,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,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,这是我们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。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

都尔的本堂神甫

一八二六年初秋，我们这故事的主人翁皮罗多神甫^①晚上从一份人家玩儿回来，突然遇到一场阵雨。他急急忙忙穿过小广场，不管一身肥肉多么累赘，他尽量的加快脚步。那荒凉的小广场坐落在都尔的圣·迦西安大堂的凸堂^②背后，叫做游廊场。

矮小的皮罗多神甫本是容易得中风的体质，年纪六十上下，已经发过好几次痛风症。在人生所有的小灾小难中，那好脾气的教士最恨大银搭扣的鞋子里突然灌水，弄得鞋底湿透。教会中人都会保养身体，皮罗多脚上终年裹着法兰绒套袜，但鞋子浸过水还是免不了受些潮气，第二天痛风症又得复发，提醒他老毛病始终没断根。可是游廊场的路面经常干燥，皮罗多又在特·李斯多曼太太家玩韦斯脱赢了三法郎五十生丁，所以尽管穿过主教官邸广场的时候已经雨势猛烈，他也满不在乎。那个时候，他正对着自己的美梦出神：那是心里存了十二年的一个欲望，教士的欲望！天天

① 皮罗多神甫名叫法朗梭阿，就是在巴黎开香粉铺的赛查·皮罗多的哥哥，见巴尔扎克另外一部小说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。

② 旧教堂最后一部分供圣像，作祭坛用的地方作半圆形，凸出在整个教堂之后，称为凸堂。

晚上在暗中酝酿的欲望看来快实现了！他仿佛已经披着教区委员^① 袖子镶皮的法衣，好不舒服，再也感觉不到天气的恶劣。圣·迦西安教区委员会最近有一个空额，经常在特·李斯多曼太太家聚会的人差不多向皮罗多保证一定能补上去，说候补人员中就数他一个人最有资格，他的权利虽然长时期不受重视，却是一致公认的。倘若打牌输了钱，倘若和他竞争委员的波阿兰神甫到手了职位，老好人准会觉得倾盆大雨冷不可当，说不定还会怨生活太苦呢。但他正处在人生难得的场合，心中的得意使他忘了一切，加快脚步只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。描写人情的故事最要紧说出真相，当时皮罗多既没想到阵雨，也没想到痛风症。

游廊场靠大街那边从前有好几幢屋子，外面砌着围墙，本是大教堂的产业，给教区委员会的一些要人住的。自从教会产业归公^②以后，市政府把屋子中间的过道改成一条马路，从游廊场通往大街，叫做唱诗班街。这名字就说明当初是唱诗班和唱诗学校的旧址，也是靠唱诗班吃饭的人居住的区域。街的左手只有一所屋子，圣·迦西安大堂的飞扶壁^③穿过屋子的围墙，直立在又小又窄的园子里，叫你看了想不透到底是先有大堂呢，还是先有那年深月久，变成暗黄色的屋子。可是考古家把屋子的外表，门上的环洞，窗的形状和装饰花纹细看之下，就会发觉房子和巍峨宏伟的

① 教区委员等于主教的顾问，在旧教教会中是相当高级的职位。

② 大革命时期教会财产一律被政府充公，大部分拍卖给私人。

③ 哥德式教堂的大墙之外另有较矮的墙，用悬空支架的支柱撑扶正墙。矮墙名叫飞扶壁。



突然遇到一场阵雨。

